



A PLANET REPORT

统治者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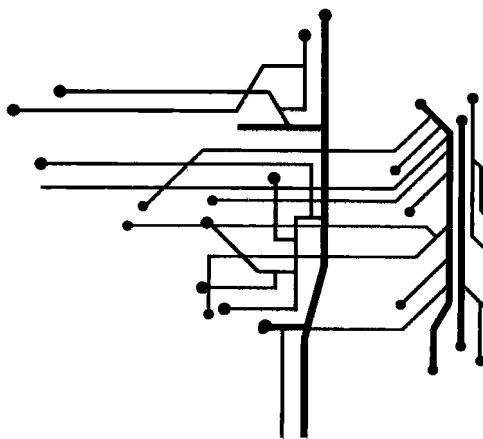
王嘉 著

 文匯出版社

统治者的游戏 A PLANET REPORT 王嘉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统治者的游戏/王嘉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741-411-7

I. 统…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849 号

统治者的游戏

作者/王 嘉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张 晋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220 千 印张/13.5

ISBN 978-7-80741-411-7 定价:26.00 元

楔 子

我凝视着舷窗外的夜空。

康德说，有两样事物，我们愈是沉思，就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

其中一样就是闪耀在夜空中的群星。

但是船长说，那些星球不过就是些燃烧着的大火球，见多了就没啥稀罕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船长为什么这么说了。

如果你也像我这样好几天彻夜躺在床上不动看着它们，你就会发现那些星球不但仅仅是些燃烧着的火球，而且由于距离太远而无法给人带来任何热量。

它们从原始大爆炸之后的那些温度极高、密度极大、体积极小的物质不断膨胀演化而来，在漩涡能量场与 G 、 m_e 、 h 、 d 这些宇宙常数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由密到稀的漫长过程后扩散漂泊在无边无际的黑暗空间中，然后以 $10^{16} \times 2.3/3$ 秒一周左右的平均速度围绕各自星系的中心做环形运动。持续放射出的光和热将为它们作为个体的最终灭亡消失挽回某种审美式的意义，而当穿越了几万光年的宇宙空间后，它们只能在烧焦冷却后的窗框围绕中凄凉地眨着黯淡的星光。

我的脊椎僵硬，全身冰凉，脑子一片空白。

我侧转过身，黑暗重新包围了我。

空间似乎也随着黑暗而沉寂下来，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我用手抱住头，蜷起身体，眼睛盯着床与墙壁之间的缝隙。除了被舷窗外夜光在缝隙处微弱勾勒出的一丝直角轮廓外，我无法看到其他任何事物。我的整个身心似乎除了将这个窄小的缝隙填充之外别无选择，我的意识也像无线电一样保持静默。偶尔，外面传来的卡厄基人在地面上行走的细碎脚步声会打破这种静默，那种声音遥远而怪异，类似木头敲击金属管的声音，在黑暗中似梦似幻。

之后又重新归于静默。

对于黑暗我并不害怕，我在超距力场中见过比这更多的黑暗。我感到害怕的是，在如此静默的黑暗中我却无法入睡。

我坐起来。

摆在桌子上的荧光表显示现在是凌晨，日期又漫不经心地往后蹦了一个数字。

到今天为止，距飞船出事已经整整过去了四个月。

我怀疑自己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与地球的情况不同，卡厄基的白天很短暂，太阳直到上午十点过八分才会胆战心惊地投出第一缕光芒，然后在下午差五分六点优雅地消失其最后一抹余辉——相比之下这里的夜晚更漫长，但并不漆黑，多出来的那两个月亮弥补了亮度。

也许，我应该和这个星球的居住者一样，适应在夜间活动。

可是我不愿意颠倒生物钟来适应任何事情。

我挣扎着爬下床，摇摇晃晃地走进卫生间，拉开裤链。释放了

积蓄了几个小时的液体之后，感觉清醒了不少。

用凉水冲了冲脸，我抬起头，一张严肃的脸在镜子里望着我。

今天我该干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想起了那本《太空工程维修理论》。

那是在“图书馆”里找到的一本电子书，由哈佛大学航天航空系教学委员会编著，公元1998年出版，读者对象为职业太空机械工程师和航天控制理论专业的学生或教师。

和这些天每天所经历的一样，一丝混合着畏惧、挫折和屈辱的复杂滋味悄悄爬上心头。

两个月以来，为了弄明白那本厚厚的、打印出来的鬼画符，我动用了我全部的精力、智力、忍耐力和想象力，重新激发了我以往在大学接受教育时的全部热情，废寝忘食地仔细研究这本书上的每组公式，反复推敲每段话、每张表格、每个数据和术语符号背后的具体涵义，指望着掌握它们并把飞船修好。

但我发现自己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只大手从三百米深海底的潜水艇中拎出来。

“图书馆”里有各种专门用以维修不同种类和型号机械的工具书，还有各类阐释运输器工作原理的图表。但在反复尝试各种查找路径和目录之后，我能找到的与“外层空间”、“星际”和“发动机”字眼相关的书只有这本，而且从名称看，它应该是一本关于太空机械维修的书——虽然对此我不太敢确定，因为此类理论著作的书名看起来都差不多。此外我也不怎么会使用“图书馆”的查找程序，那是一个相当复杂、谜一般的程序。

没有任何人能帮我，因为这艘飞船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直觉告诉我，整天把精力花在这本工程学著作上是一种错误。从本质上来说，这本书是一条长长的、相当艰深的专业理论链条中突然被抽取的一段，没有来自前面基础的可靠延续，我就好像试图在空气中扼住命运的喉咙一样白白枉费功夫，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好在现在的我不怕浪费时间。在这个鬼地方，时间也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里没有人安排我工作任务，没有音乐剧和狂欢派对等我出席，没有电话铃声和节日问候卡可以让我期待，没有安全辨别器的基因检测光线和周末街头旋转的车灯在我眼皮上晃来晃去，也没有祛痘霜广告和纳税通知单从我的私人电子信箱里跳出来。我没有正常人每天必须面对的种种琐事——只要愿意，我可以整日整夜独自呆在“奥菲欧号”里胡思乱想，或者研究这本毫无希望研究明白的书，或者寻找其他修理飞船的办法，或者干脆自暴自弃。

应该有一个挽救自己的计划，我想。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念头了。

产生这种念头后的兴致最后往往以心灰意冷告终。你可能永远回不了地球了，其他的事儿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冷漠地用毛巾擦了把脸。为了节约能量，我没有开热气，飞船里的温度刚好能够凝结我呼出的气流，它们变成淡淡的白烟，在剃须刀的转动声中富有韵律地飘舞。

我剃完了下巴，注视着镜子里的我。

难道我就这样永远稀里糊涂地被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星球，整天提心吊胆地躲在飞船里，品尝孤寂的滋味，直到神经崩溃为止吗？

我欲哭无泪。

统治者

I

我的故事要从四个月前说起。

那时候的我还在和同伴们在宇宙中游弋和跳跃。当然真正游弋跳跃的是“奥菲欧号”——我们的飞船，它在不断旋转的星际坐标中根据探测棒的指示调整方向。它的轨迹是群星之间的一条稀疏的虚线，每次跳跃后它都会在几百光年后某个特定的点出现，在太空中游弋几个小时以便冷却引擎，同时接受新的指示，然后进行下一次跳跃，朝着目的地星球继续进发。

这是一艘崭新的飞船，主体长度达六十九米，在茫茫太空中宛若一粒发亮的金属芥末。

它的编号是 A. C96，由太空总署指定的船械公司制造，造价不菲，装备先进。作为“搜索”计划派遣队的小队成员，我们在太空中的一切工作和生活都有赖于它的正常运转。

在漫长——大概为时两周半的星际路途中，这艘飞船就是我们的全部活动场所。

我们每个小队成员都对它的结构布局了如指掌，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轻松地找到各个舱室。从我们的卧室出发，沿着那条细长的、一人多高的通道，向左依次是资料室、休息室、会议室、楼梯、厨

房、信息舱和飞船最前端的控制舱，楼梯下面的底层是配电间和一个小型仓库。向右依次是一个安了特制抽水马桶和太空洗浴器的卫生间和各种隐秘装置、密闭的轨道舱、返回舱、设备舱、分离舱和动力舱，轨道舱靠近返回舱部分有一个圆形的舱门，设备舱的尾部是推进系统。主推进系统由四个大型主发动机组成，它们位于动力舱的底部正中位置，与飞船外部的磁能旋转仪相连。在动力舱侧裙内的四周又分别布置着六对纠正姿态用的小型推进器。

在航行过程中，我可以到信息舱里了解跳跃的最新状况，可以到资料室查阅资料或者看电影，也可以到厨房里找点什么东西喝，比如香槟酒。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床边有一个小小的舷窗，里面是时刻变化的星空。

我承认，那时舷窗外的夜空——不是后来我浑身发酸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瞪着干涩眼珠所看到的那种——给我的感觉很美妙。

暗红色的马头星云被宇宙之风吹起薄纱，如同会变形的巨兽一样昂起触角，几十颗闪亮的蓝色超巨星在紧挨它的紫红色猎户座中央和四周燃烧闪耀。胚胎恒星周围的尘埃盘看起来就像畸形的阿米巴变形虫，而濒死恒星则将炽热的中央核心暴露出来，持续不断地将包围自己的外侧气体层抛射出去，发出鲜亮的电离氧红绿光芒。在它们的对角还有一道笔直的等离子体喷射流从星云中喷涌而出，好像什么人在撒尿，那是由某个正在积吸物质的、三十亿倍太阳质量的黑洞产生的。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宏伟图景中，每朵气团、每组线条和每个迂回的细枝末节都意味着几万光年的漫长距离。在远处若隐若现的星河螺旋臂末梢，依稀可以看见太阳系所在的那个星区，按照舷窗

的尺寸来衡量绝对不会超过一滴鼻涕的大小——谁能想象到从这样的视角中萃取的如此微不足道的部分，竟能容纳地球人类所努力经营的整个大千世界呢？

有时会有一束光穿过飘舞的尘埃射进舷窗，宛若黑夜中迎面驶来的轮船上的探照灯。如果我紧盯着它，集中我的意念跟随着它的缓慢移动，我甚至可以看清它在空间中扩散开的微粒状态，密密麻麻的好像成群的红色太空飞船从我的身旁飘浮而过，只要伸出手就能把它们召集起来。

此外还会有旋转的光。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在远处出现了双星系统——两颗高密度星球彼此围绕着对方旋转，它们的速度能达到每三百秒转一圈。船长说，根据广义相对论，在引力波的持续作用下，它们迟早将失去各自的轨道能量，最终合并在一起。

亲临其境的真实感只有我们这些在太空飞船里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与观看天文频道的纪录片时电视里发出的轻快电子音乐不同，时刻萦绕耳畔的引擎运转回声冲击所产生的嘈杂音效和轻微震动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奇特的紧张效果。当我伸出指尖触摸舷窗，十来毫米厚度之外的冰冷而广阔的宇宙空间就在我的注视下轻轻展衍。

红头发的小坏蛋啊，
你铲起炉渣，
撒啊撒啊撒出去，
好像天上的小行星，
多得数不清。

红头发的小坏蛋啊，
你点爆马桶，
炸啊炸啊炸开花，
好像天上的超新星，
弄瞎了眼睛。

红头发的小坏蛋啊，
你捡起烟头，
晃着身子跺着脚，
戴上你的贝雷帽，
又要去哪儿闲逛？

早晚有人会抓住你，
红头发的小坏蛋，
凭你哭啊哭啊哭不停，
也要抓住你，
钉在宇宙这块大帆布上，
浇上水泥活埋你，
再也不会挖出你。

这首歌在好多年前夏天一个暖和的夜晚从老式自动播音器里吱吱咯咯地传出来，结合着满天闪烁的星斗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特别清楚的印象，也坚定了我成为一个星际外交官的理想。

与真实的宇宙空间相比，超距力场的景象则完全不一样。

人类最初在空间跳跃中所采用的“虫洞”模式曾导致了无数太空人员的丧命,后来曲线引擎和新材料的发明使飞船得以能够在超距力场中穿梭。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超距力场对于飞船来说保险系数要远远高于“虫洞”,但仍然存在 0.5% 的坍塌或挤压的危险,而置身于这种危险中几乎不会有逃脱生还的可能。

伴随着一种持续不断的沉闷雷鸣,超距力场中无数细小的、跳跃着的光亮被一动不动的黑色包围,那是一种比正常黑暗更彻底的黑,无穷无尽而又千篇一律,仿佛融入了人类所有的深深哀愁。

急速跳跃中,我惊异地体会到这种深黑的美感,沧桑时空的洪流在内心深处膨胀,无声而有力地奔腾。

第一次感受这种空间跳跃给人带来的震撼时的情景我至今难忘。我们所有小队成员站在“奥菲欧号”的控制舱里,围绕着主机屏幕并列而立。屏幕里跳跃出的是一片耀眼的光,凝聚着、飞舞着,稀疏的亮点合拢成为一个晶莹剔透的球体。那显示的是启动过程中的磁场发动器,它不断向内部坍塌,浓缩成纯洁宁静的光核,但马上又在时空扭曲不可思议的复杂变化中扭曲、紊乱、污浊。

舷窗外的超距力场与控制室内部的光景瞬间被划分成黑与白的世界。一个童年的遥远记忆回到我心中。也是这样黑色的天空、白色的地面、喧闹的噪音。透过家乡集合营百货商店的窗户,我用好奇的目光追随黑夜中嬉戏的雪花。一个为了庆祝圣诞夜摆放在门口的巨大蛋糕上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松子仁和糖果条之类的东西,它们在雪花的干扰下犹如缭乱的曲线和颗粒在蛋糕结构复杂的表皮跳动。我唧呀着扭动挣脱开大人的手臂跑出去,想要靠近它。它喷出痒痒甜甜的气息,我伸出手想要抓住它,可抓住的却只有雪花。

控制室里的小队成员的脸庞被映照得晦暗不清。一个胖子站在我的左边，他是石大雄，我和他关系不错，可以算得上是哥们。在这支小队中，他负责飞船启动和机械维修，我负责星际定位导航，在控制室里我们的座位紧挨着。

站在我对面的是勃柯列夫斯基，一个魁梧的高级太空工程师，负责飞船程序操作和动力维护，除了船长外，他很少和其他人交流。站在我右边的是实习员莱娜，一个火红头发的年轻女孩，负责信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她正在冲一旁负责能量传送和外交联络的克卢格不停挤眉眨眼，那个瘦高小伙子的脸腾的一下红起来。

船长站在我的斜对面，鼻梁笔直，灰发梳理得整齐光洁，眼镜上的反光闪烁成一片。他的身旁站着女通讯官王小丽，她的目光明亮冷漠，黑色头发严谨地拢在脑后。

登上这艘飞船执行此次任务之前，我们这个小队的成员彼此从未谋面。通过识别、筛选和分析每年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份申请者的个人简历，计算机程序自动将合格者快速组合成百余支小队，每支小队成员人数从五六人到数十人不等，彼此分工严格明确，最后由太空总署直接下派指定的船长负责领导自己的小队执行“接触”任务。

事实上，在短短的两周之内我们小队成员之间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彼此。除了按照惯例每二十四小时一次的全体成员会议外，我们基本上各忙各的事情。由于工作中的配合和性格上的原因，我和石大雄交流的较多，其次是船长和克卢格。我几乎没有和勃柯列夫斯基单独说过什么话，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仅有的一次私人交流是他帮我设计出一个定位程序。我就是利用这个程序来侦

测“跌倒依然站起”的活动方位的。

那是一只会跳舞的机器狗，是莱娜从火星的机械宠物黑市用高价买来的，技术做工相当精细，在它毛茸茸的柔软背部隐约可以看到微微突起的骨锥线条。小东西像个会走路的白色毛团，经常自己在几个舱室之间来回溜达，细碎的“咔嗒嗒”在死寂的船舱内如同幻觉般飘升到空气中。

“跌倒依然站起”不是它的原名。当我侦测出它的具体方位后，就会利用隐蔽的追踪干扰波攻击它。这种干扰波只会对它的脑电路模板造成轻微的运行阻碍，但是足以让它翻个跟头，接着它那根短尾巴会迅速而滑稽地拼命摇摆起来，一双圆溜溜的乌黑眼珠吃惊地向自己的四周看，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经常反复干扰它，每隔五秒钟一次，结果它就重复着跌倒然后再站起来这个动作，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于是大家就叫它“跌倒依然站起”了。

开始每当它大头朝下翻倒时，莱娜以为它是在跳一种自创的舞蹈，还夸奖地用手拍它的脑袋。后来王小丽看穿了我的恶作剧，她微笑着压低声音对我说，如果我继续使用干扰波捉弄机器狗的话，她很乐意根据我的脑电波研制出一种特制的神经干扰波。她脸上的笑容让我浑身哆嗦了一下。

之后小东西再也没有跌倒过，我见到两个女孩也保持礼貌的微笑。

所幸的是，这艘飞船空间虽小，我们彼此照面的机会却并不多。每天全体成员会议上我们会碰面，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制定可行性方案，我们一边讨论一边喝香槟酒。

作为担负“搜索”任务的太空小队，我们同时也是一支相当专

业的外交项目小组。我们需要在与目的地地球社会建立外交关系后提供给地球联盟政府相关的观察报告和项目备忘录,内容涉及该地球社会、文化、自然和资源等情况,以及未来的贸易、投资、开发、援助等各种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评估。

在“奥菲欧号”抵达目的地地球之前,我们还需要预先讨论制作报告模板的具体方案,在收集到目的地地球的各种信息和数据之后我们还会制作一份详细的计划书草案,最后完成观察报告。这是一系列非常需要花时间的工作,但完成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在大学期间我们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

我们每个人都配备有一个与飞船主机遥感连接的便携式电脑,增强了信息共享和协调功能,这样小队的每位成员都能参与项目、报告进度并协作完成方案的制定工作。

如果你也像我们这样在如此封闭的环境中联机工作、平静地聆听同伴敲打键盘的声音的话,你也会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多么密不可分的团体。我们共享着彼此的专业知识,也共享着彼此的化学物质。船长劝慰我们,千万别去想自己喝下去的水是从哪里来的。飞船的空间有限,从地球出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供给定额是十公斤淡水,但是在高速运转的循环系统的支持下,即使航程持续数周我们也完全可以无需补水。船舱里的水蒸气、我们的汗液、小便、漱口水、洗澡水都在压缩蒸馏装置中经历了液-气态反复转换的过程,水循环处理器过滤掉混合废水,把里面的气体和固体杂物去掉,然后再施加高温,把剩余的有机杂质和微生物分解并取出,最后产生的淡水被注入净水箱储存起来,供我们再次使用。

“奥菲欧号”里无法区分白昼与黑夜,一切都以我们的睡眠和活动时间为准。飞船内部始终亮如白昼,除了卧室,整个通道、控